

《香港·中國》蒙太奇 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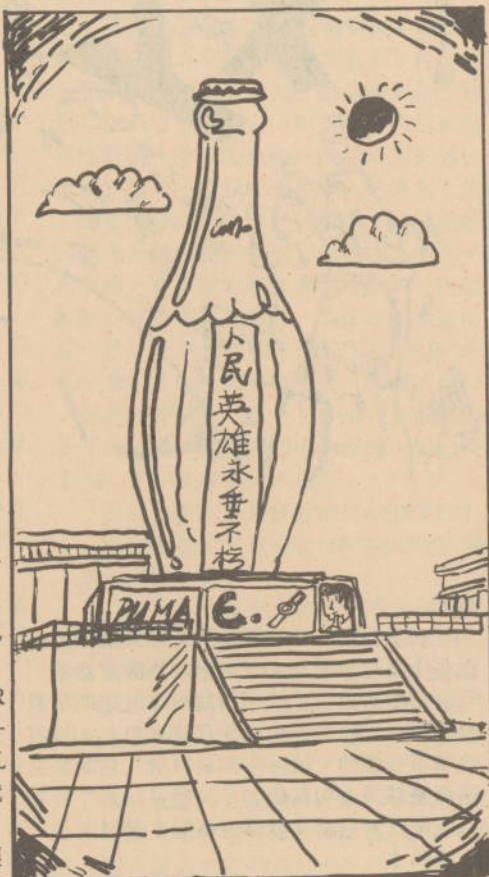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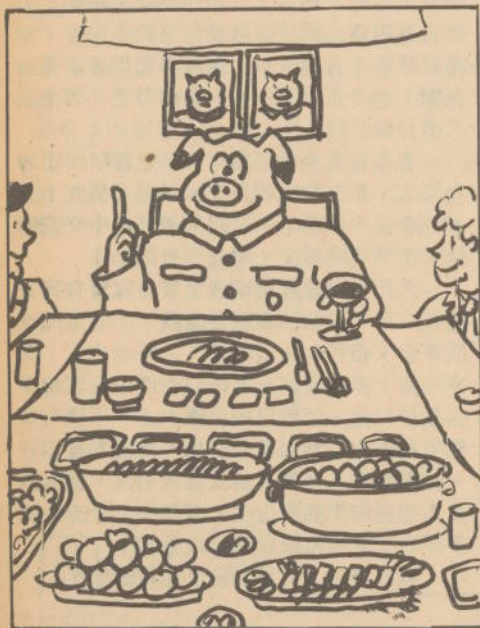
魯斯仁

1

據說祖國的「歡迎外資」跟台灣的外資加工區有所不同。據說批評台灣的外資加工是「思想較守舊」。於是乎，我們懷念起毛主席來；至少他沒有讓可口可樂在祖國的土地上風行起來。於是乎，廖瑤珠比我們這一小撮過氣闊將多一點兒「思想前進」，當然，馮景禧和李嘉誠是愛國資本家。事到如今，就是主席翻生也于事無補了。老馬，你的靈魂飄到那裡去？

現在，這已經是上古的神話：帝國主義就是資本輸出。社會主義國度裡的頭頭自然嗤之以鼻：無知的迷信！好像ANIMAL FARM裡的一個片段：THEY FAINTLY REMEMBER THAT IN THE PLACE WHERE THE MOTTO "ALL ARE EQUAL BUT 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THE OTHER" STANDS, THERE STOOD ANOTHER MOTTO "ALL ARE EQUAL"。這樣的人有這樣的信念：沒有了外資就好像沒有了空氣，社會主義也沒法活下去。

既然社會主義養不活祖國九億人，就讓資本主義來領導我們吧。那時候，華主席可以放心拿出他的看家本領來作金、股、期貨的賣空買空了。保證數天內腰纏萬貫，騎鶴上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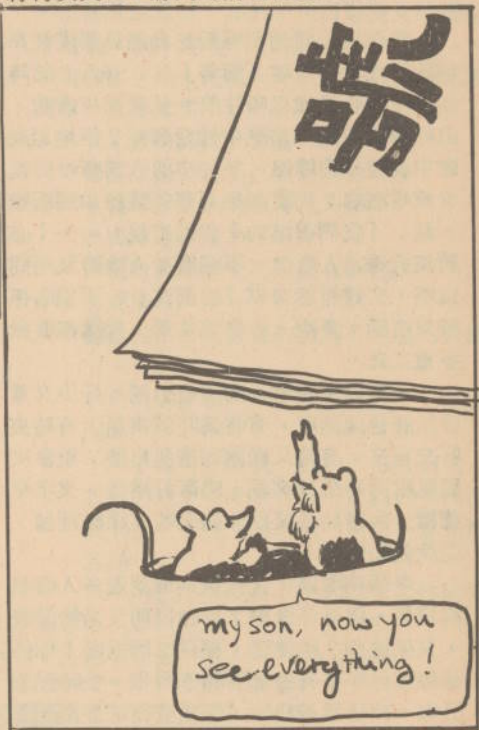
2

若然你讀過漢書的食貨志，你會興嘆；讓晁錯來當我們國務院總理多好！他沒有唸過亞當·史密夫的「原富」，也沒有唸過老馬的「資本論」；然而，他說出了經濟的大道理：「儲富于民」。據說國內人民是廣有積蓄的。有一個港商向祖國申請進口手錶在國內發展，賺到人民幣購買中國貨品出口。這申請沒有給批准的原因是：國家沒有賺到外匯。於是乎，祖國人民祇好買國產海鷗牌手錶，或者向海外親友求錶了。當然，國內人民仍然是廣有積蓄的，因為錢沒法花去。頭頭們的邏輯是：我們不准資本家賺我們的錢，反之，我們的人民賺了資本家的錢。可是老馬教導我們，資本就是勞動的積累。外資在我國設廠，資本家又賺了我們些什麼東西？老馬說是努力，資本家說是錢。列老頭好像說過：正確的理论是革命成功的先決條件。當然，這又是上古的神話了。

3

據說祖國是實行世襲制的。老子從工廠裡退休下來，遺缺就由兒女補上。這當然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因為資本主義國度早就反對世襲制。又當然，敵人反對的我們堅決擁護。於是乎，這一小撮過氣闊將又興嘆：讓康熙來當國務院總理多麼好！科舉制度多麼完好！至少，左宗棠從舉人當上封疆大使。

事情總是要解決的，既然我們反對封建主義的科舉制度又反對資本主義的MERITOCRACY，我們祇好認命了：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讓華主席的女兒當候補主席吧。於是乎，這一小撮過氣闊將再次興嘆：清代的捐班制度多美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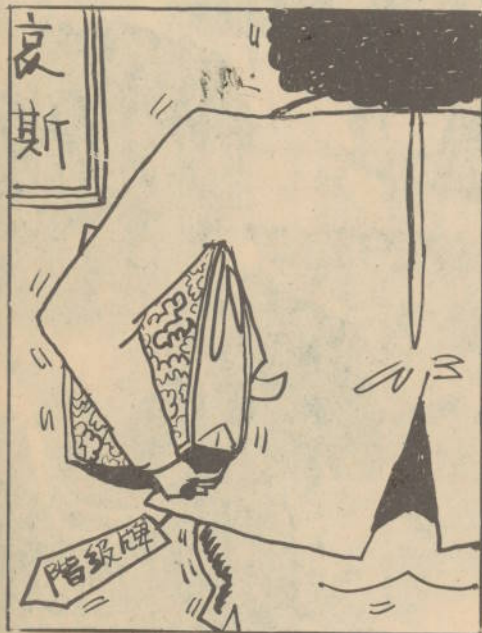
4

據說「號外」是決策人仕的刊物。據說「號外」的銷路大增。看來，唯一的邏輯結論是：決策人仕的數量大增。當然，我們的大學和其他專上學院正在大量製造「決策人仕」。當然，這是社會的良性發展，於是乎，「號外」的出現是社會良性發展的最大証

據。自然的邏輯結論是：我們這個城市的社會生活越來越民主（因為越來越多「決策人仕」）和越來越美好了。

最令人擔心的是：當「決策人仕」越來越多的時候，還留下多少「非決策人仕」給「決策人仕」去「決策」？事實總是跟人的意願相違：「非決策人仕」始終比「決策人仕」多，他們的城市生活可沒法GLORIFY起來。趙旺的了不起處就在此。

老馬或老列好像說過：凡事總帶點階級性。信焉。



5

據說有些主婦連喬哀斯精品店的名堂都沒聽過，於是才女亦舒說家計會似需努力。據說香港新興的年輕知識階層都有着一種隱約但十分肯定的感覺——舊的時代告終了，新香港需要再出發。「號外」的陳守真大聲疾呼：時機已經成熟，我們還等什麼？據說一千五百人報考AO，金榜題名的達四十五名。廿九歲的馮載祥洋洋得意出現於「號外」了。

對於一小撮過氣闊將，這一切不過是一些聰明得糊塗了的年青人的夢囈。我們頗為清楚地知道一個新的糊塗時代又來臨了。當然我不再相信：香港，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會在華主席的手中解決。這筆糊塗賬大概會留給POST-HUA時代的英雄來清算了。

糊塗時代的特徵是龍蛇混雜。有時龍與蛇又是互相變化的。醒目仔都是變色龍。

JOE LUK 和曾樹基都做了銀行家。BEN LEUNG 鑽進了港大而鄭宇碩又混入了中大。馮可強搖身一變作商賈去了。周安橋又是新鴻基的駐北京代辦。劉天賜繼續吃TVB

的飯，而馮志強也不能例外了。把醒目仔分類的界線不在乎IQ，而在於他們的歷史觸覺。像亦舒這些才女就連IQ也攀不上。

舊上海給我們的啓示很多，其中是醒目仔的結局。當大部份人注視上海的龍蛇的時候，真命天子已靜悄悄地在宋末就破落的關中地帶成長起來。這個啓示教訓了我們：把眼光從這些耀目生輝的城市移到邊遠的鄉下人身上。天子大概已在千萬的上山下鄉的知青中誕生了。這些城市醒目仔悟通了東方三博士的玄機沒有？為什麼耶穌出生在馬房裡？這就是歷史觸覺。於是，「號外」可以是TOTALLY IRRELEVANT。

我跟陳守真有同樣的感覺：舊的時代告終了。不過，新香港畢竟是走上舊上海的道路。所謂CITY LIFE 又有什麼值得醒目仔去大肆宣揚呢？香港終究是在中國的南邊，而不是美國的東岸。香港能否成爲一個驕傲及自尊的城市，除了陳冠中關心之外，在祖國天南地北的下放知青從沒有想過。香港本來就是PHENOMENAL AND MARGINAL。



6

英國紳士假惺惺的儀態是資本主義的欺騙性的具體表現。那末，虐殺張志新又是社會主義的什麼性的具體表現呢？好像有人說過燒死哥白尼是中古神權的沒落。陳錫聯（或者李德生？）與毛遠新突然圓瞪怪眼喝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聖經說過一句令人佩服的話：「人若贏得了全世界，賠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麼價值呢？」社會主義不能令小民們安享天年，到底還有什麼價值？我同你們忘不了在六七年反英抗暴中慘遭殺害的香港同胞，我們絕不以香港爲驕傲。凡是野蠻的主義我們要反對。香港也是一個野蠻的城市。



21

7

「紅樓夢」，或者你喜歡叫它做「石頭記」，真是一本怪書。有人從中鍊成了索隱的正果，像俞平伯；有人從中弄出一套清代社會研究，像鄧拓；有人從中弄出一套革命文藝理論，像李希凡。來到了香港，自然搞出了一些怪胎，像杜杜和一些才女。這些人等弄出一套自以爲冷睿孤癖的怪脾氣，而又愛寫身邊瑣事的嗜好來，雞毛蒜皮的事可以令他們感動半天或者勃然大怒，煮個公仔麵作中點又入文了。莫名其妙處好像賈寶玉拾了塊汗巾也愷了半天。文化人的怪癖自然是市井小民無由了解的。

至於我讀紅樓夢是二十歲以後的事，至今，書中一些被譽爲有靈氣的片段始終沒有感動過我，我甚至奇怪曹雪芹爲什麼寫了許多瑣事來。清代上層社會的無聊生活反而惹起我的興趣。在一個物質並不豐裕的社會裡，一整個社會階層成了LEISURE CLASS自然是社會制度的結果。賈寶玉一天到晚忙什麼？這個LEISURE CLASS 是組織起來一起打發無聊的。想想大觀園裡的詩文酒會、王府裡應酬的戲班、賈璉的風流韻事。無論是老賈母、嫩如寶玉一概是組織起來打發無聊的。我們當然無須CONDEMN 他們的寄生生活，歷史已作出了懲罰。同理，對於AFFLUENT YOUNG，我們也可以釋然了。李亞飛說得對：「號外」的CITY KIDS 遇上了像阿錚這樣的城市英雄，有難矣。歷史總會打破他們的飯碗，賈寶玉討飯去了。在社會相對地穩定的日子，有些人總以爲這樣子可以千秋萬代的，也忘掉了這樣的名言：THE WORLD IS A VOLCANO。紅樓夢寫了乾隆盛世的上層社會，也昭示了咸豐以後的亂世。在這一點上，沒有唸過革命文藝理論的曹雪芹顯然比「號外」的陳冠中多一點歷史觸覺。何必爲AFFLUENT YOUNG 打氣？何必爲香港而驕傲？正因爲杜杜及一些才女唸了許多遍紅樓夢也得不到一絲歷史觸覺，我對他們興起了「彼亦如是」之。怪癖怪脾氣不是罪過，沒有歷史觸覺才會失掉了ORIENTATION。